

誓走社会主义光明道 不走资本主义死胡同

——保康县委党校批林批孔学习班发言选

当前，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波澜壮阔地展开。哲学系师生遵照毛主席“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教导，分赴工厂、农村，同广大工农群众一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狠批林彪和孔老二鼓吹的反动谬论，使教学实践与现实斗争息息相通，初步发挥了文科的战斗作用。同时，在斗争实践中，锻炼和培养了师生的作战能力。以下是赴保康教学实践队，参加了保康县委党校批林批孔学习班，记录整理的贫下中农干部的批判发言选。

哲学系大批判组

一九七四年三月

人类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简家公社简家坪大队妇女主任：郭保芝

春秋时期，孔老二为了维护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胡说奴隶主贵族是天生的“上智”，奴隶是只能听任他们统治的“下愚”。这种“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几千年来被反动的剥削阶级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今天的反革命两面派林彪，拜倒在孔老二的脚下，学着他的腔调，胡说什么劳动人民想的只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而他自己则是脑袋“长得好”、“特别灵”的“天才”。这两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但是，所唱的调子完全是一样。

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对唯心史观的有力批判，是对劳动人民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前进，那一步也离不开劳动人民。就拿我们简家坪大队改天换地的事迹来说吧。我们简家坪大队过去是“山高坡陡石头多，风吹石头滚下河，日晒三天禾苗死，一场暴雨现石坡”的穷面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发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积极性，掀起了一个“农业学大寨”的高潮。经过两个月的奋斗，就把一个野草不生的乱石沟改成了层层梯田。特别是奋战五十多天，斩断了柳家弯河，筑起一座底宽九米、高五米、长一千六百多米的大坝。通过五年的艰苦奋斗，基本改变了简家坪大队的面貌，成为“湖北的大寨”。

就是我们这些被林彪诬蔑为“马大哈”的简家坪的贫下中农，仅仅五年就修渠18条，长达40华里；旱田改水田，由1969年350亩一跃为1100亩；垒石坝343条，总长58华里，完成土石方44万立方米；改水平梯田920亩；挖堰16口；安装抽水机站四处，倒虹吸管660米。粮食产量由1969年的95万斤一跃为1973年的152万斤，不但摘掉了多年来吃供应的缺粮队帽子，而且去年一年向国家贡献余粮11万多斤，集体储备粮14万多斤，人民的生活水平节节升高，贫下中农高兴地说：今日的简家坪是“人换思想地换装，倒虹吸水上山岗，秃山陡岭变了样，层层梯田稻菽香”。这些铁的事实是对“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的有力批驳。

林彪鹦鹉学舌，模仿孔老二的腔调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其目的就是要把他们自己打扮成“天才”，要人民群众听从他们的指挥和调动，以便顺顺当当地实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世袭王朝，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黄粱美梦。然而，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都是短命的。昔日的孔老二，摇唇鼓舌，愚弄群众，竭力复古，结果以“丧家之狗”的臭名见周公去了。今朝的林彪，诬蔑群众，镇压群众，妄图开历史的倒车，复辟资本主义，却带着“特别灵”的花岗岩的脑袋见孔老二去了。这就是历史给他们应有的惩罚。

“克己复礼”就是走回头路

九里公社党委书记 万治贤

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就是妄图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复辟资本主义。在农村，则是反对广大劳动人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农业学大寨”的道路，破坏农村社会主义阵地，让广大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

林彪要“复礼”，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要贫下中农走回头路。我们坚决不答应！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九五三年，在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下，我们九里公社办起了第一个互助组，接着又办起了合作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坚持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斗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斗出了一条社会主义道路，把一个“怪石如林青板坡，山大石多土质薄”的穷山沟，变成了层层梯田、稳产高产的米粮川。一九六六年，全公社粮食总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集体储备一百一十多万斤，向国家贡献余粮七十万斤，社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员们高兴地说：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光明道，吃的是集体的幸福饭，社会主义方向大寨路，我们走定了！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农业学大寨的道路，必然引起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疯狂反对。他们胡说什么“农业学大寨种田，不如搞单干挣钱”，诬蔑我们劳动人民是“牛”，是“长工”，公然煽动“散伙”。马鹿岩大队一个地主分子对贫下中农当家作主，走大寨道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她拉拢干部，挑拨离间，煽动劳力外流，弃农经商，使大队一度出现了重副轻农、重钱轻粮、毁林开荒的资本主义倾向，使粮食产量比一九六六年下降25%，集体储备粮比一九六六年下降50%。广大贫下中农气愤地说：“按这条路子走下去，就是资本主

义死胡同”。从阶级敌人的破坏和资本主义倾向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大队党支部认识到：这是马鹿岩大队最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必须严厉打击；对于受阶级敌人煽动外出搞私人付业、破坏森林的社员，应该进行路线教育，提高大家对农业学大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于是他们组织广大贫下中农在大会上斗争了这个不法的地主分子。同时，又在现场会上进行了搞单干付业与走集体道路所得的两种不同结果的回忆对比，使广大贫下中农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这以后，大队党支部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狠抓大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带领群众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使大队粮食产量又一跃而上增加到四十八万斤，集体储备粮也增加到十三万斤。现实的阶级斗争事实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什么时候方向就正确，产量就上升。什么时候忘记党的基本路线，放弃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什么时候方向就要偏，产量就下降。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被打倒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是“屋檐下的洋葱，皮焦叶烂心不死”，一有机会就跳出来，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仇恨进行反扑，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林彪对社会主义刻骨仇恨，他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把我们拖回到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那是地主阶级的天堂，贫下中农的地狱。这条回头路我们决不能走。提起万恶的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咬碎牙，恨断肠。那时九里公社广大贫下中农，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逃荒讨米，卖儿卖女。仅简槽大队三十二户贫农，就有四户无家可归，七户妻离子散，有的被迫外逃，有的逼得上吊，至今还有七位阶级兄弟生死不明。旧社会真是“阎王的鞭子响，穷人的泪直淌”。这就是林彪所要复的“礼”。我们贫下中农决不答应！

孔老是林彪的祖师爷，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们“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都是要复辟，要开倒车、走回头路。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林彪则要把被无产阶级专政镇压了的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这就充分暴露了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集中代表了国内地、富、反、坏、右的利益。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是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林彪则是他们的代理人。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农业学大寨，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批孔老二、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严厉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决不容许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

金斗公社党委书记 王宗吉

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上台，这是林彪“克己复礼”的阶级内容。联系到我们公社地、富、反、坏、右的复辟活动，使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到林彪“克己复礼”的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地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要求。林彪一伙在上面叫，地富反坏右就在下面跳。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搞反革命复辟。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就告诫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

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告诉了我们，地主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是，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他们留恋旧社会，一有机会，他们就要跳出来，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就拿我们金斗公社来说吧，复辟和反复辟的阶级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解放以来，大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就有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我们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了，他们对此极端仇恨，就组织了反革命的暴动队，阴谋杀害土改工作组的同志，后被我专政机关打破，使他们的复辟阴谋破了产。第二次是一九六二年，正是苏修大肆反华，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时，一小撮阶级敌人认为时机已到，便又一次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面前，这些阴谋都化成了灰烬。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并没有放下屠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更激起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仇视和反抗。一九七一年底，他们看到苏修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妄图对我国突然袭击，林彪反党集团正在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他们又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的跳了出来，窜到几个县，网罗一小撮牛鬼蛇神，秘密成立了一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准备在一九七一年春节前后进行反革命叛乱。他们阴谋先杀公社干部、后杀共产党员，再杀贫下中农。他们还大造反革命舆论，胡说什么：“神仙要出世”，“‘包老爷’要复我们的体，还我们的位！”狂妄叫嚣“老子受压几十年了，现在该是出头的日子了”。一个老反革命分子叫嚷：“别看我老了，我保险一弯刀干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狂妄叫嚣，充分暴露了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复辟的反革命狰狞面目。谁来复他们的体，还他们的位？林彪在那个杀气腾腾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说出了这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心里话。所谓要把“过去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就是要把二十多年来被我们亲手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重新扶植上台。林彪要把他们从“受压”中解放出来，复他们的体，还他们的位，把他们扶上台，从而倒退到黑暗的旧社会中去。这就是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阶级敌人上下呼应，密切配合。上面林彪要“复礼”，企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阴谋实行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下面阶级敌人要“复体”，策划在基层搞反革命武装夺权。他们的阴谋虽然遭到可耻的破产，但却清楚地说明了林彪是地、富、反、坏、右的总代表，地、富、反、坏、右是林彪复辟的社会基础。

恩格斯指出：“**对一个阶级的利益，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灾难，一个阶级底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天堂”，给予劳动人民的必然是地狱，解放了地、富、反、坏、右，也就是把劳动人民重新推入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深渊。如果林彪的反革命阴谋真的得逞，那么大大小小的黄世仁、南霸天就会重新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叛徒、特务、卖国贼王明之流就会大摇大摆地重新上台，成为林家王朝的“座上宾”，千百万革命者就会人头落地，亿万工农群众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贫下中农饱尝了旧社会的苦水，经受了旧制度的血泪辛酸，决不容许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决不能让血泪斑斑的家史再现！

历史车轮不容倒转。两千多年前，没落奴隶主的代言人孔老二不是提出过“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革命政治路线吗？然而“**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孔老二并没有把已经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复兴起来，也没有把奴隶主阶级的世袭统治

延续下去，更没能把被打倒了的奴隶主贵族扶上台。一句话，没有能阻挡历史的车轮前进。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只能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而已。

让“天命论”见鬼去吧

中坪大队党支部委员 赵同贤

林彪为了“克己复礼”，从孔孟那里捡起“天命论”这个陈腐的思想武器来向我们进攻。孔孟胡说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自吹为天生的“圣人”，是担负治国平天下大任的“救世主”。林彪叫嚷他那个“特别灵”的脑袋是“受于天”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都“历史地落在”他的头上。他还自我吹嘘是什么“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至贵”和“超人”，把自己打扮成创造世界历史的英雄。孔老二和林彪都把劳动人民看成是和他们“有天壤之别”的“愚人”，是生来就该被统治、被压迫、被剥削的“群氓”。这些统统都是疯子的一派胡言。

世界历史是谁创造的呢？是英雄还是奴隶？《国际歌》说得好：“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信“天命”，不靠神仙，全靠自己艰苦的革命斗争，打倒帝、官、封，解放全中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农翻身当家作主人。经过土改、合作化到公社化，我们广大贫下中农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二十多年来，广大贫下中农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使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拿我们中坪大队来说吧。原来是：面朝河，背朝坡，既缺水，又怕水，坡地十年九旱，河地是个乱石滩。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对阶级敌人展开了三次大进攻，对大自然进行了三次大战斗。一九五八年，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破坏，首战康头岩，幸福水长流。一九六四年顶住了刘少奇刮起的“三自一包”等资本主义妖风，对汾清河宣战，人撵水下河，沙滩变良田。一九七〇年克服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两战苏溪河，引水上高山。前后艰苦奋斗十几年，筑滚水坝一座，开挖堰塘二口，修盘山渠七条共五十五里，垒河堤十六里，安装倒虹吸管662米。今天的中坪，条条渠道绕山转，层层梯田绿油油。水田从过去的二百八十亩增加到二千三百五十亩。从一九六九年起，粮食产量年年跨“纲要”。由缺粮队变成余粮队，由对国家没有贡献到有所贡献。一九七三年更是大旱大丰收，总产比一九七二年增加三十五万斤，多向国家贡献余粮十万斤。多种经营全面发展，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逐年改善。解放后二十四年的变化远远超过孔老二死后的二千四百年。所有这些，难道是“天命”赐给的吗？当然不是。这是我们中坪贫下中农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用自己的双手奋斗得来的。贫下中农说得对：坚持了正确路线，中坪面貌大改变。

回顾我们走过的战斗历程，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

的动力。”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革命人民只要有了正确的路线，就能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就能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就能创造人间奇迹；就能决定世界历史的命运。世上没有什么“天命”，我们靠的是革命！“天命论”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扼杀工农群众精神的一把软刀子。林彪鼓吹孔孟的“天命论”，是为了把这个剥削阶级的精神枷锁套在人民头上，以便愚弄、欺骗、毒害人民，使人民安于现状，听天由命，不去斗争，不去革命，不去搞社会主义，不去反对修正主义，好让他这个“救世主”顺顺当当地去“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去创造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实现他朝思暮想的“复礼”迷梦。所以“天命论”是林彪搞反革命复辟的武器，然而，“天命论”这个孔孟垃圾堆里的破烂武器，也救不了林彪的命，他妄想“独往独来”，结果从天而降，粉身碎骨，成了一堆臭狗肉。

群众对我们的教育完全必要

麻坪公社党委书记 冯举宽

林彪反党集团打起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胡说，文化大革命是“今不如昔”、“得不偿失”、“搞糟了”，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是“危机四伏”、“停滞不前”，等等。这和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把当时的社会大变革，说成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唱的是一个调子。林彪、孔老二两个人所处时代不同，而他们的反动谬论的实质却是一个，就是为了复辟旧制度，恢复旧秩序，开历史的倒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整党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彻底粉碎了以刘少奇和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突飞猛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形势一派大好，欣欣向荣。铁的事实无情地驳斥了林贼一伙的无耻谰言。

毛主席教导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现在，重新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对深入批林批孔，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就拿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来说吧，认识也有一个过程。首先，对待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我就有过不正确的思想。

例如，老中青三结合，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之一。我们公社，为了执行老中青三结合原则，提拔了三个青年干部。当时社会上就有人说：“青年娃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开始，我的思想也有点想不通，觉得他们“只能凑个数，搞工作吃不了渣，工作错了还得我检讨”。但是，事实教育了我。例如我们公社，团委付书记是个青年，是一九七〇年从生产队提上来的，当时才十九岁，去年，公社党委分配他到磨坪三队去蹲点。这个队虽然

不大，但斗争很复杂，有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又比较严重，是个老大难单位。他到队以后，以批林整风为纲，狠抓阶级斗争，依靠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批斗了破坏农业学大寨、破坏集体经济的阶级敌人；同时，向社员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健全经济管理制度，提高了社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生产面貌大大改变，粮食由年年减产一跃而增产，去年比一九七二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贫下中农说他人虽年青却是个好带头人。

铁的事实不仅有力的驳斥了叛徒、卖国贼林彪的无耻谰言，而且深深的教育了我。在深入批林批孔的运动中，我一定要很好的重新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教导，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积极扶持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用战斗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其次，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受过群众的冲击，有的人就说：“你还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挨了整的罗。”我对于这种论调，不但不批驳，反而觉得这是对我的同情，听了很悦耳，感到很舒服。这是很不对头的。难道我们工作中有错误，身上有毛病，就不该冲击一下吗？我从土改到现在，工作了二十几年，有了“官气”，群众有意见，冲击一下，这是完全必要的。要说是“挨整”的话，那整的是危害革命的旧习气，是自己头脑中的旧东西，这正是群众对我的关怀，是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教育，整掉了官气，发扬了无产阶级的朝气，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又如，我们公社的储备粮，文化大革命中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操纵下，分了三十五万多斤。这几年回收储备粮时，有的人发怨言，说：“这都是文化大革命搞的”，言下之意是文化大革命给工作带来了后遗症。开始我们听了也自觉不自觉的同意这种说法。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分储备粮的问题，是阶级敌人的破坏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造成的，怎么能归咎于文化大革命呢？再如，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合作医疗等，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有人却认为是“形式”，而我也没有热情支持，曾一度被取消了。以上事实说明，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还是很不深刻的。今天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教导，感到特别亲切。

在这次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的伟大政治斗争中，我一定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狠批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坚持战斗。